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二十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録監生臣范　墉

宋史卷四百二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五

循吏

陳靖　張綸　邵曄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吴遵路　趙尚寛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收守令録躬自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專督治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贓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業者實多其人其間必有絶異之績然後别於賞令或自州縣善最他日遂為名臣則撫字之長又不足以盡其平生故始終三百餘年循吏載諸簡策者十二人作循吏傳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父仁壁仕陳洪進為泉州別駕洪進稱臣豪猾有負險為亂者靖徒步謁轉運使楊克巽陳討賊策召還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奏機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未幾為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為高等士皆習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

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寘上科喪父起復秘書丞直
史館判三司開拆司淳化四年使高麗還提點在京百
司還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
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為租庸使或
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為之
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産籍之募耕作賜
耕者室廬牛犂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為十分
責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為三等凡縣管墾田

一歲得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為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至十分為中最一歲五分末及三歲盈十分者為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或超資殿者即增選降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為十分視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税約井田之制為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曰靖說雖是第田未必墾課未必

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等各選判官二
人與靖議以靖為京西勸農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
禄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帝猶謂不然既而
靖欲假緡錢二萬試行之陳恕等言錢一出後不能償
則民受害矣帝以羣議終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
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即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
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
請自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

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復詔請條上之靖請刺史行
春縣令勸耕孝悌力田者賜爵置五保以檢察姦盜籍
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度支判
官為京畿均田使出為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司公事
徙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為
罷其尤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祀汾陰為行
在三司判官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累
遷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

左諫議大夫初靖與丁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提點刑獄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疾不宜久為鄉里官於是以秘書監致仕卒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目曰勸農奏議錄上之然其說泥古多不可行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於蜀有降寇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

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棄兵来降以功遷右
侍禁慶州兵馬監押擢閤門祗候益彰簡等州都廵檢
使所部卒縱酒掠居民綸斬首惡數人衆乃定徙剥州
提點刑獄遷東頭供奉官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奉
使靈夏還會辰州溪峒彭氏蠻內寇以知辰州綸至築
遂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去徙知渭州改內殿崇班知
鎮戎軍奉使契丹安撫使曹瑋表留之不可蠻復入寇
為辰州澧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廵檢安撫使諭蠻酋

禍福贖還所掠民遣官與盟刻石於境上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復置鹽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居二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於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於高郵北旁錮鉅石為十磋以泄横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

復論者難之以為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
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豈不可邪表三請
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逋戶二千六百
州民利之為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昭州刺
史契丹隆緒死為弔慰副使歷知秦瀛二州兩知滄州
再遷東上閤門使真拜乾州刺史徙知潁川卒綸有材
畧所至興利除害為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
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

市絮襦千數衣不能自存者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曽祖岳挈族之荆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玗刺全州辟為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即署岳國子司業知州事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録事參軍父簡連山令曄幼嗜學耻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録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為刼盜悉寘於死獄

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為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禄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太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禄卿充交阯安撫國

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兄龍全率兵刼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兵攻戰暐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為縁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畧暐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暐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暐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奉别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覿物及為安撫

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舉李隨犯贓曄當削一官上以其遠使之勤止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兖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曄為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起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勾院出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俄

遘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開封鄢陵人祖周度仕周爲泰寧軍節度判官慕容彦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中進士第爲果州團練推官役兵輦官物道險廼率衆錢傭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當斬三人立曰此非私已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真宗記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豐縣大水壞期斯塘立躬督繕治踰月而成進殿中丞歴通判廣州許州㑹滑州塞決河調

民出𠢎楗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教民濬治既成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兖鄆涇七州兖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石振饑者所全活者甚衆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祥符間帝既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賛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為治

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遷給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人皆服其鑒云

魯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左氏春秋用宗道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間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為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

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爲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洺滑州復守冀官至中

大夫卒

張逸字天隱鄭州滎陽人進士及第為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迺奏之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家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推官數日以母喪去服除引對帝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帝雅賢泌再召問逸者用泌薦也知長水縣時

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既至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遂改其居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擢監察御史提點益州路刑獄開封府判官使契丹為兩浙轉運使徙陝西未赴又徙河東居數月復徙陝西以龍圖閣待制知梓州累遷尚書兵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内降免田税

而逸固執不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又言頃禁命婦干禁中恩比來稍通女謁願令官司糾劾從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驛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因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

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少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未幾卒于官

吳遵路字安道父淑見文苑傳第進士累官至殿中丞爲祕閣校理章獻太后稱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嘗預市米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權開封府推官改三司鹽鐵判官加直史館爲淮南轉運副使會罷江

淮發運使遂兼發運司事嘗於真楚泰州高郵軍置斗門十九以蓄泄水利又廣屬郡常平倉儲蓄至二百萬以待凶歲凡所規畫後皆便之還工部郎中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洪州徙廣州辭不行是時發運司既復置使乃以為發運使未至召修起居注元昊反建請復民兵除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受詔料揀河東鄉民可為兵者諸路視以為法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馭吏嚴肅屬縣無追逮時宋庠鄭戩

葉清臣皆宰相呂夷簡所不恱遵路與三人雅相厚善
夷簡忌之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徙
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被病猶决
事不輟手自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詔遣官䕶喪還
京師遵路幼聰敏既長博學知大體母喪廬墓蔬食終
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筆札其為政簡易不為聲威
立朝敢言無所阿倚平居廉儉無他好既沒室無長物
其友范仲淹分奉賙其家子瑛為尚書比部員外郎不

待老而歸

趙尚寛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寛趣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為害尉既出又遣徼廵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俗蓄蠱殺人尚寛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為蠱者窮治寘于理大化其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尚寛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民為市

不擾而集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

其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留于唐凡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徙同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刊匿名書告變尚寛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隷他營又徙梓州尚寛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戸日益衆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為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改

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歴知真定縣通判劒邢石州成
徳軍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蓄蠱
毒値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擒治伏辜
蠱患遂絶徙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寛甾
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
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
三萬一千三百餘項戸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税二
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

州為立生祠擢提點河東刑獄又加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内開西流河繞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矧妄有開鑿乎昉執不從後功竟不成歷蔡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朝多所建明嘗言二府大臣或僦舍委巷散處京城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仁宗朝為兖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緡今有五大長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費無藝願講求中制

裁為定式請諸道提點刑獄司置檢法官庶專平讞使民不冤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制言多施行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饑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

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黄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為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為江隄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為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縢口說詎欲生事耶惟輔媿謝出為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

州吏為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為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上䟽恐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為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

益厲叱償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為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為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絶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為立生祠

韓晉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為童子時日誦書數千言長以五經中第歷肥鄉嘉興主簿安肅軍司法參軍平

城令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官通判應天府知同州壽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叙獨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指入為大理少卿遷卿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訟臬時朝廷有疑議輒下公卿雜議開封民爭鵪殺人王安石以為盜拒捕鬬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鬬殺也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為按問安石復主之晉卿曰當死事久不決爭論盈庭終持之不肯變用是知

名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每讞獄雖明若事連貴要屢鞫弗成者必以委之嘗被詔按治寧州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即行諸州請讞大辟執政惡其多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苟讞而獲譴後不來矣議者又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戮悉奏決晉卿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

以聽朝命恐自今瘐死者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故士大夫間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於官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會布行新法以為司農屬歷永興秦鳳轉運判官從陝西進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涇原糧道承受內侍梁同以餉惡妄奏神宗

怒械康直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歸故官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蘇轍劾康直諂事李憲免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為秦州夏人侵甘谷康直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自是不敢犯境進寶文閣待制陝西都運使以疾請知亳州通渦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為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宋史卷四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道學一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弟戩　邵雍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

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删詩修春秋讃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

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論人性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縕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

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汙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

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

為也逵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

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為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

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

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

朝三司使父珣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黄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珣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為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

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禄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兄女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禄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彦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顥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鄠民有借

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産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

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税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

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
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
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
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
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
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
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
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

當為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為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

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

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

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

長安上䟽求退稱顥公直以為己所不如程昉治河取

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

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啟門拊

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

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

顒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顒謂郡守劉涣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為盍盡遣廂卒見付涣以鎮印付顒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為埶不可塞徒勞人爾顒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伐閱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顓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顒捕得一人

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為業且察為奸
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
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
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
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
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
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
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

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

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

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

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顔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

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

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
變化自然而成顧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
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
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
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
時思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
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祕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毋亦不許明日贐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

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

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

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

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

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賛一辭辭不待賛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

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

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藴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班可書附於左呂大鈞大臨見大防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

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説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

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熈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晤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

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敝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昬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吕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

論政治畧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横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

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

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弟戩

戩字天祺起進士調閿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養老恤窮間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之以奉錢為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

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縱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

為無罪朴有愧色遂稱病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常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畧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於官年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

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

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

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
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
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
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
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
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
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
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

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强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悦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牵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

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為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

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為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別有傳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考證

程顥傳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臣人龍按宋通鑑敦頤在南安不為守所知虔之興國宰程珦假倅南安視敦頤氣貌非常人與語知深於道者令二子顥頤師之是則二程子之聞周子論學由於父命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七

道學二程氏門人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彦　李侗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揭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為京兆府教授王巖叟朱光庭又薦為太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為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為祕書省校書

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焉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吕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顙有泚與程頤别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

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為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頴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為博士僉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

州而卒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於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為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從之時周行巳官河南警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而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頤還自涪乃往受業頤賞其頴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

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内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

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

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宣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

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真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冲朱震俱在講席薦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

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焞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

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胡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憮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瞶恐教兒費力爾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

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絶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宫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

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戴天之讐與之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内亂懼我襲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侵

尋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彊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

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禄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

有何功勞得以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
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
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
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
乞檢會累放歸田里䟽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
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
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䟽及與檜書已不樂
至是得求去之䟽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于程

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焞者
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
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為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
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劒將樂人幼頴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
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
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
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

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説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歴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

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
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
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
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
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
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
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
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

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熈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虚内事外時遂陳時政之獘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懐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録以

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

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

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

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

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

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

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

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

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内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

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拏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

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
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
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
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
刼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
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
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
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

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令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
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
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
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
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
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
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
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

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辭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説以塗學

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未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

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
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
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
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
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滛辭不為學者之
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
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
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

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宫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

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寛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説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

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子廸力學通經
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彦字仲素南劒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
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
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彦可與言道於
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彦者從彦初見時
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
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彦即鬻田走洛見頤

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
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
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與學清節直南州之冠冕
也旣而築室山中絶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
吟咏而歸怛克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
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
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
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

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

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

下必治盖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

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盖小人進則常有治世

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

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

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禄山之

亂内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

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

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南劒州劒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彦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

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别自立門户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

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

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揺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𢿘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説

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内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為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

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

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

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甞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

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廸嘗謂松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

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絶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考證

羅從彥傳南劒人○臣人龍按弘簡錄作羅源人豫章書云南昌人考南昌縣西南七十里有地號羅家原為仲素故居楊渊稱仲素為南州冠冕則仲素之為南昌人固不誣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考證